

心目中，“英雄”必须是干出一番大事业的人。这句话“不以成败论英雄”，也就是说，即使你干失败了，只要你不回头，久的社会影响，也有可能被老百姓视为英雄。人一向偏重于在政治舞台上寻找英雄。

大英雄在革命战争年代是英雄的形式——军事斗争。这方面不成为问题。英雄本色。

这种“攀比”生活里偶然
排行为（一个人活成什么样来表现英雄的机会），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影响。
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绝大多数都会愿意他们想当富商、巨贾或者……当然也有人想当官僚。

“上帝的孩子”向往天堂：

我一直想活成我，人应该都当上人；

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是所遇到的女人全都是善良的女人。

文人的另一种活法

张贤亮◎著

我拙劣的文笔还没有表现出劳动的万分之一。漂每一饭，朝暮终生不忘；得到平凡微贱的劳动者的关怀。世界起来，即使我结草衔环也难以回报。又有机会拿起笔来的时候，蓝天下所有的东西都是朕

张贤

自治区首府银川市外来游客的计量器，银川市一年来来了多少外地人。

从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游客量就能统计出来

叙述创建镇北堡西部影城的艰辛。

是我一段珍贵的生活积累。

“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全国第八次主席团会议”时，他来了镇北堡西部影城。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文人的另一种活法

张贤亮◎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人的另种活法 / 张贤亮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3.2
(大家人生)

ISBN 978-7-5387-4158-2

I. ①文...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311999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选题策划 李天卿
责任编辑 李天卿
郜玉乐
装帧设计 孙 隼
排版制作 刘 薇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文人的另种活法

张贤亮 著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1000毫米 1 / 16 字数 / 323千字 印张 / 18
版次 / 2013年5月第1版 印次 /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2.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张贤亮的脸（序）

郭力家



张贤亮，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位诗人；郭力家，散淡意义上来讲是一个诗意的人；2007年，我和一帮写诗的人，去宁夏张公馆会见了张贤亮先生，相当顺眼和可人；于是我写了一篇诗意散文《张贤亮的脸》，今天放在这儿，为其新书捧个场，是以为序——

张贤亮的脸？看着就舒服。

张贤亮的来路？估计肯定是个大户之后。

这张脸男生女相，天生备有克阴制阳的软功和硬功。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心情问题；

人生的根本问题是表情问题；

艺术的根本问题是心境问题；

这张脸在综合解决个性人生的出路上，够得上现代中国文化人的活标本和教科书。

这本书活生生地告慰各路怀揣着坚硬理由的冤鬼——不该死的时候，死了，问题可能出在活命的技术手段不够丰富多彩；这本书警醒活人，在个人性命来去的重大技术关口，一定要坚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孩子的信念不动摇——太阳照常升起，心情在别处也行。

这张脸所以是活标本——他出自人而人无法如他而生，他缘于梦而敢于天风

序

001



文人的另一种活法

002

落地逞英雄。该英雄因了诗意赤足、平民如洗而逼人动容。

成千上万的张贤亮年代的脸，在张贤亮的身边倒下了，张贤亮呢？他一边整顿眼光的颜色，一边改变血液的流向，一边擦汗，一边不忘站起身来，拍拍屁股上路……

他以大拙铸大圣，反照世间太不平。

他几乎动用了诗人特色的所有魔鬼聪明——他把心念世俗化、审美生活化、自恋行为化、思想劳动化、情感机械化、灵魂格式化、表情简单化、起居军事化、品位大众化、衣着工农化、饮食菜农化、表现平民化、信念具体化、心念细节化、智慧国产化……就是灵魂不盲目充公。

这张脸时空倒错、不期而遇、相当系统、完整、准确地践行着郭力家先生提出的诗人发展观——诗人爱上哪儿，哪块儿早晚得疼出点声儿。

嘿嘿，你听啊——宁夏红，宁夏凉，宁夏出了个张贤亮，他为人性求发展，他是人性上空的一颗星。

这张脸整出的动静有点儿大，也挺好听。

所谓人非草木，强盗不走空路——诗人怎么活，都觉着一条命儿搁手里，今生根本不够用。何况张公阶段性的心意已决——我入红尘中，红尘助我行。高人的标准：满朝代废话，你活得一句废话也没有；牛人的尺度：遍人群往垃圾方向蜂起狂奔，你从容若针。

一个民族最不幸的时候，就是它逼着一颗颗高贵的头颅低下的时候。

一个时代最黑暗的时候，就是它迫使一张张面孔失去内容的时候。

一个人群最无耻的时候，就是它眼看着同类倒地、集体把手插进裤兜的时候——这张脸曾如何痛哭，我根本没有那倾听的福分，这张脸如今怎么微笑，我眼里都是一个问号……

张贤亮的脸旗帜鲜明地构成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千问万答的标志性建筑。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多难兴邦，生死塑人。

鬼见了这张脸也只能一笑：张哥，你行。



在张贤亮的脸上，我感受到一种天外飞来的高贵和隐忍、自主和阳光，这阳光，非隐忍不得以天长地久，非高贵不足以飞流直泻其人性本能的金属之光——这张脸构建的普世美感，轻松横越性别、党派、国度、人种。

这张脸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悲凉，一分一寸都在丈量：一个人身负的百年高贵、千年卑贱，在现实的选择上，不过是风推叶落，星夜一瞬。

生活就是组织，组织就是选择，选择就是命运，命运不计归宿——谁能拽住往日的清风，暗换我们今天的心境？

这张脸梦起江南水乡，一路北上、应运西行，一路野火烧不尽，一路春风吹又生，一路国破山河在，一路城春草木深，一路秋风扫落叶，一路灵台无计逃神矢，一路背负黄土祭生母，一路过世形骸原是幻，一路未来景界却疑真，一路生命向死而生而不顾，一路上，一个人，挥洒无边苦难权作身后财富，遍人生有了这等上乘武功，岂是一次性江湖得以够用？

大苦难造大人格——与其说爱国不如说爱我，

大虚无化大冷热——与其说看破不如说怜生。

1957年7月，这张脸上起风了，青春之风，自恋而任性，自由而无辜，孤独且喷涌……

1957年7月，这张脸21岁。横跨风雨雷电。

1957—2013，这首给张贤亮带来青春厄运的激情浪漫之作《大风歌》已出生56年。

大风歌（节选）

——献给在创造物质和文化的人——

我来了！

我来了！

我来了！



文人的另一种活法

004

我是从被开垦的原野的尽头来的
我是从那些高耸着的巨大的鼓风机里来的
我是从无数个深藏在地下的矿穴中来的
我是从西北高原的油田那边来的
啊！我来了！
我是被六万万人向前飞奔所带起来的呀！
我来了！

那无边的林海被我激起一片狂涛
那平静的山川被我掀得地动山摇
看呀！那些枯枝烂叶在我面前仓皇逃遁
那些陈旧的楼阁被我吹得摇摇欲坠
我把贫穷像老树似的拔起
我把阴暗像流云似的吹起
我正以我所夹带的沙石黄土
把一切腐朽的东西埋进坟墓
我把昏睡的动物吹醒
我把呆滞的东西吹动
啊！这衰老的大地本是一片枯黄
却被我吹得到处碧绿、生机洋洋
看！那大洋汹涌的波涛也在我鼓动下
狂舞而去
拍打着所有的海岸
告知全人类我来到的消息

.....

（郭力家，当代诗人，现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总编辑。2007年9月，宁夏诗会上，与张贤亮谋面亲密交谈，合影留念。本文作于2013年。）

目 录

CONTENTS



文人，文化观与时代性

002 参与、逃避和超越

006 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改
革者

014 消遣的方式



001

016 我的态度

——在新浪博客上谈国民素质、
民主制度及其他

019 透视中国人的英雄观

021 中国土著的廉政观

024 雨·天话语

——与余秋雨易中天的对话

033 文学的殿堂在股票市场的楼上

039 土地渴望生命和智慧

——为三北防护林建设局所编
的报告文学集而写的序言

046 加强地方人大、政协在地方政
治生活的作用

048 建设文化大国

051 参政议政应有一定的前瞻性

055 “三个代表”拓展了中国的未来
——与日本《产经新闻》记者

的谈话

058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根本

060 关于筹建“文革”博物馆的提案

目录 CONTENTS



文心，情与爱的世界

- 064 亦师亦友说谢晋
- 068 永远的巴金
- 069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002

- 071 天涯若比邻
——北欧的同行
- 082 故乡行
- 091 野鸟原音
——两岸·十日·百年
- 102 我失去了我的报晓鸡
- 108 大话狗儿
- 114 发疯的钢琴
- 116 老照片

- 123 随风而去
- 125 悼“外公”
- 128 父子篇



生存，文与商的合璧

- 146 文化型商人宣言
- 149 谈“下海”

- 152 文人下海
- 160 宁夏有个镇北堡
- 180 出卖“荒凉”
- 187 给中国西部“把脉”
- 189 拖欠民工（员工）工资应受法律惩罚
- 191 非“非典”的感悟
——《凤凰于飞》前言



历史，文学与智慧的启迪

- 196 关于时代与文学的思考
——致维熙
- 202 我的倾诉
- 207 变形语言的审美享受



003

- 209 有感无序
- 211 对生命的贪婪
- 214 满纸荒唐言
- 220 睡前絮语
- 227 心安即福地
- 231 排泄与喧嚣
- 235 追求智慧
- 239 东方、西方
- 246 “文化大革命”与北欧
- 252 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
——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
- 278 今日再说《大风歌》



文人， 文化观与时代性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英雄”这个概念，可是中国人是把英雄和做大事业的人与领袖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崇拜圣人、皇帝、国家领导人、政治家、军事家等具有高度文化权势、社会权势和政治权势的人物。不管什么人一旦取得这样的地位，在中国人的印象中他们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为英雄了。

尽管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有数不胜数的英雄行为，也会为有权势的英雄发射的光辉所湮没。在中国电视屏幕上，不论你选择哪个频道都能看到讲述英雄故事的电视剧，闪耀着英雄的高大形象。电视在中国是覆盖面最广的媒体，很多人不看报纸但没有人不看电视，而几乎所有电视剧歌颂的英雄都是上面说的那种具有高度权势的人物。

正因为他们拥有了高度的权势才会被编剧选中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在中国观众面前重演他们过去的英雄行为甚至是他们传奇般的神话。所以，中国人会想：要当英雄首先必须要有权势。



参与、逃避和超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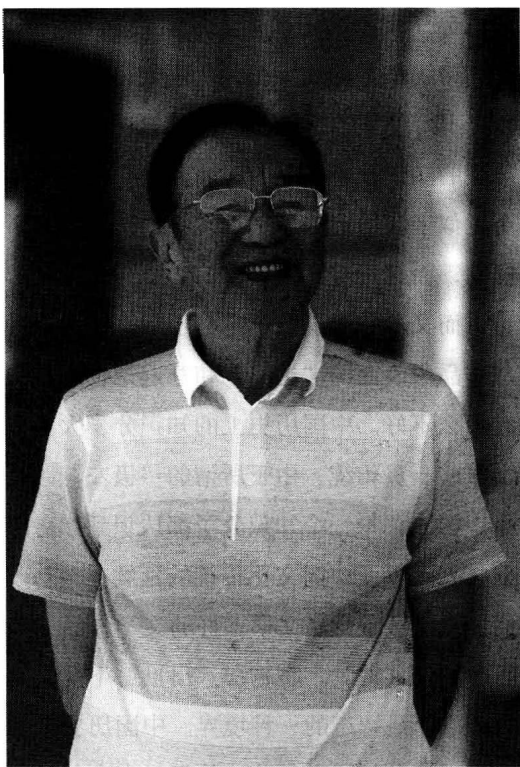
任何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对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政治大致可以分为这三种态度：参与、逃避和超越。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她给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留下的文化遗产除了书籍经典，更有不成文的文化精神。我在英文版的《Half of Manis Woman》扉页上说过，“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家。她不但在外国人眼里难以理解，在中国人心中也是一个谜。正因为她是一个谜，所以她才可爱。”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外国人容易理解，神秘的是那些没有文字的文化精神。而恰恰这一部分却是非常重要的。外国读者如果不理解这点，便不能较为深刻地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他们对于社会政治的态度。

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不论是参与、逃避还是超越，都会有极为高尚的道德信念和文化精神作为自己的心理支柱。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在对待社会政治是参与、逃避或超越方面，都有许多圣人可引以为崇高的榜样。当然我这里要排除那些纯粹出于私利在政治圈子里投机取巧的人。西方学者认为：“区分知识分子与其他人的试金石之……就是那种批判态度”；“批判现存秩序的倾向，可以这么说，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职业病”；“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看来对现存一切永远不满……他们总是用更高、更博大的真理来对当前的真理提出疑问”。实际上，这些话只适用于西方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只是到了近代，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从西方传入之后，知识分子才有了对社会政治现实进行批判的倾向。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对理想政治的向往和阐述，要多于对眼前政治的批判；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中根本没有“造反精神”。在西方的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传入之前，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没有扮演过革命或起义的领导者的角色。在政变或起义胜利之后，胜利者才让知识分子以被利用的对象参与政治。而知识分子也就利用被利用的地位力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中国知识分子这种参

与政治的方式可以说一直延续到现在。

如果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受到挫折或是当权者不符合自己的政治理想，很自然地就采取逃避的方式。孔子教导人们，当社会政治符合自己的理想时就出来为社会服务，不符合理想则隐于山林，则采取“不合作”、“弃权”的态度，这类人被称为“隐士”，许多“隐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甚至高于一般有著作的知识分子。外国人可能会奇怪中国有这样的社会现象：学问越高、道德越好的人越不愿出名，最后以至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要，在历史上仅留下一个代号。不过，其中也有隐于深山等待



作者近照

时机的人，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而即使是这类人也需政治家多次邀请才会出来投身于政治斗争。

不论是参与、逃避还是超越，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立足于一个大原则上的。这就是国家和民族。世界各国人当中，恐怕只有中国人的群体意识最强。我们今天称之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精神，可以说从中国的远古一直贯穿到现在，而且集中地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尽管儒、道、佛三家的学说或多或少地都主张“出世脱俗”，偏重个人修养，但它们与其他学派共同组成的中华文化具有极为强大的凝聚力，任何一种学派的知识分子都要把自己的灵魂安放在中华文化这个大范围内。历史上常有这样的现象，在国家和民族遭到危难的时候，不论是哪种学派、对现实政治持何种看法的知识分子都会暂时放弃自己的主张或不合作的态度，集合在当权者的旗帜之下。中国人一向重视“安居乐业”，国家的稳定和老百姓生活的安定是全体中国人的利益所在。只要当权者的政治运作不十分危害这种“稳定”和“安定”，不十分摧残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中国文化，中国的



文人的另种活法

004

知识分子绝不会主动加入反对当权者斗争的行列。这种传统，直到所谓的“极左”路线和“文革”中才遭到破坏。

谈了大的文化背景，才能谈中国的当代文学。中国的当代文学实际上全是参与型的知识分子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与政治的关系当然十分紧密，许多作品甚至近似于政治宣传品。近几年，文学界有所谓的“远离政治”、“远离生活”的倾向，而且正受到批评家们的批评。其实那种倾向不过是对政治失望、迷惘或惧怕，而又不甘于退隐、不甘于寂寞、用一种迂回的方式参与政治的表现。所以那些作品中表面的“远离”和逃避是很虚伪的，是不可能有好作品的。参与，没有什么不好。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参与型的。“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学家的一贯传统。由于所谓的“极左”路线和“文革”的深刻的历史教训，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认识到如果不奋起制止，那又将危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安定以及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参与政治就成了对国家与民族的崇高责任。问题是文学毕竟是文学。好的文学作品应该以超越的眼光俯视现实，以“出世”的态度“入世”。超越和“出世”不同于简单的逃避，就在于那不是恐惧和厌恶的结果而是智慧的一种境界。中国历史上的“隐士”看似逃避现实，其实他们都有极为深奥的哲学基础；他们没有参与社会政治却以他们的言行参与了中国文化的建设。超越，不是不分辨善恶、美丑、是非、长短，而是在分辨当中抱着众生平等的无差别之心，以“般若”（梵文Prajna）的心态观照事物的本来面目。

这里，我不得不谈谈自己。本来，孔子曾说过，只怕自己没有真才实学，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所以我一直不愿表白。而照道家的思想来说，表白和不表白都一样，也不妨把表白当作一次游戏。现在，西方的评论家把我和Kundera与索尔仁尼琴相提并论，中国的批评界也指责我的作品有“自由化”和“反社会”倾向。其实我与上面所举的两位作家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我作品中的中国文人的传统精神——“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我当然受过西方的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影响，但更多的却是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教育。有时我觉得可笑。我以为两方不应该把我当作中国的一个Dissident writer（反抗作家），中国的批评界也无须把我看作是一个敌对分子。如果认真地读一读我的作品，就可看出来我是力图使自己达到某种超越的境界的。我只遵循我内心的指引。那必然会使自己的内心极为自由而在政治上超越出一切党派的纷争。

我想说一个禅学的故事作为结尾：一个老和尚在房中静坐，两个小和尚在院

子里争论不休。一会儿小和尚A进来问老和尚：“师父，我和B争论经典上的一个问题，我这么说，他那么说，你说谁对？”老和尚说：“你对！”A走后，B又进来问：“我是这样说的，A是那样说的，你说谁对？”老和尚说：“你对！”站在老和尚身后的另一个小和尚C不满意了，说：“师父，A和B两人只能有一个人是对的。你说他们两个人都对，你这不是不分是非吗？”老和尚回答说：“你也对！”

中国的悲哀，不！整个人类的悲哀在于：大智慧者是从人类社会产生的。而一旦他们获得了大智慧，他们就抛弃了人类。并不是人类抛弃了他们。

遗憾的是我这一辈子也不可能达到那样的高境界。所以我还会不断地写文学作品。





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改革者

国文：

你给阿桂的信，因提及我的《男人的风格》，阿桂将清样寄给了我，意思是让我们形成一个“三角”的通讯关系，通过对你的《花园街》和我的《风格》的讨论，谈一些创作上的问题。

记得在北京你那间小小的、然而大嫂布置得相当舒服的客厅里，你、我、万隆、良沛曾谈到以后要少给自己的作品作诠释的话。一个作家，写出一部作品来，世界给他的感受和他对世界的看法，应该都在他这部作品里了，至少是这一部作品应该包容了他的这一部分感受和看法。如果他还有别的感受和别的看法，那么他就应该写出另一部作品来。在这一部文学作品之外，他又不诉诸艺术手段，不通过艺术形象，而用论理的形式来阐述他的这一部分感受和看法，即使不能说这个作家在艺术上低能，也可说他有点儿唠叨吧。并且，他对自己的作品做理论上的阐明，常常会制约读者对他这部作品的理解，不是加强了他这部文学作品的效果，反而会削弱他这部作品的感染力。所以，这种方法是智者不取的。

你给阿桂的信写得很好，是谈写作《花园街》的契机的，并不是在洋洋大观地阐述《花园街》中的不尽之意。不错，一座建筑物的沿革，常会透露出曾居住在这座建筑物中的人物的命运；几易其主的过程，则形成了一段历史，会引起后人的感叹。苏武的“楼成君已去，人事因多乖”，辛弃疾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和“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不都是因建筑而启发出的一种命运感吗？楼台依在，人事全非；但也有这样的情形：虽然人事全非，可是后住者还是在重复前一家屋主的命运。这里，人物变了，但情节相同，仍然是那出悲剧，此事也是常见的，比如，过去不有一座“十三号凶宅”吗？然而，在我们现在，时代毕竟不同了，新的悲剧有着乐观主义的背景和色调，最终会显现出一片令人鼓舞的曙光。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作家比古人幸运的地方。

程乃珊的《蓝屋》我也读过，艺术上虽略嫌粗糙一些，我还是很喜欢。这不仅是因为她选的角度（即你说的“视线的焦点”）比较别致，她笔下的几个人物也写得很“活络”（上海话），生动地表现出了上海的某些市民形象。可是，这里有意思的是，同样是从一座建筑物的沿革开始，同样是写在这座建筑物里住过的人，立意、人物和情节的开展却迥然相异。我无意把程乃珊的《蓝屋》和你的《花园街》作比较，这两部作品是全然不同的作品；我更无意在这里贬抑《蓝屋》，我感兴趣的只是，为什么你从一座建筑物的沿革，一个曾住在这座建筑物里的姑娘和另一个现在住在那里的姑娘偶然的对话中获得创作契机，却一下子挪到广阔的社会主义改革的背景上去处理，把一个小小的灵感衍化成一部写改革者的长篇小说来。

我是这样想的，对你我这样历经坎坷，命运多舛的人来说，即使你在贵州的“群专队”里，我在宁夏的劳教农场里，也都在思虑着国家的命运。痛苦的生活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在这种心情中，不要说两个姑娘那番有点儿令人心酸的对话，就是看到两条狗打架，我们也会联想到社会问题上去。这样，在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当然会如你所说的，“为立志改革的斗士们唱一支赞歌，使更多的人来关心、支持这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



在“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影壁前